

论汉语被动句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

李新阅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1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9日

摘要

汉语和哈萨克语两种语言被动范畴的对应表达存在显著的结构与标记差异。汉语被动句式以“被”字为核心标记, 形成“NP₁ + 被 + (NP₂) + VP”的句法框架, 主要依托语义和词汇手段传递被动内涵, 侧重凸显受事主语的受影响性与动作结果的完结性, 动词通常需要附加补语或体标记, 以符合句法规范。哈萨克语被动结构依靠动词形态变化构建, 无需显性介词标记, 施事成分多为隐性表达, 或借助后置结构引出, 形成独特的形态化表达范式。语义层面上, 二者均突出受事主语的受制属性与动作结果, 但哈萨克语相关形态表达更侧重动作过程的客观描述, 汉语则着重强调最终状态的完成与定格。二者在语序排布、主谓关系、使用频率、施事呈现方式、时体标记系统等方面差异明显。实际交际中, 两类表达形式生硬直译易造成语义偏差, 本文重点探究汉、哈两种语言被动语义的合理转换方式。翻译过程中需结合具体语境与语义逻辑, 灵活选用适配的表达手段, 从而保障语义准确、表达通顺自然。

关键词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 汉语被动句, 异同比较, 对应表达

On the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of Chinese Passive Sentences in Kazakh

Xinyue L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13, 2026; accepted: June 17, 2026; published: June 29, 2026

Abstract

There are significant structural and marking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Kazakh in the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of the passive category. In Chinese,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is centered around the particle “bei”, forming a syntactic framework of “NP₁ + bei + (NP₂) + VP”. It primarily relies on semantic and lexical means to convey passive meaning, emphasizing the passivity of the recipient

subject and the completed nature of the action's outcome. Verbs typically require the addition of complements or aspect markers to conform to syntactic norms. Kazakh passive structures are constructed through verb inflection, requiring no explicit prepositional markers; the agent is often implicitly expressed or introduced via postpositional constructions, forming a unique morphological expression paradigm. At the semantic level, both languages highlight the subject's passive status and the outcome of the action; however, the relevant morphological expressions in Kazakh place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the action process, whereas Chinese emphasizes the completion and final state of the action. The two languages exhibi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word order, subject-verb relations, frequency of us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agent, and the system of tense and aspect markers. In practical communication, a literal translation of these two types of expressions can easily lead to semantic discrepanci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ploring appropriate methods for converting passive semantics between Chinese and Kazakh. During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flexibly select suitable expressive means based on specific context and semantic logic, thereby ensuring semantic accuracy and natural, fluent expression.

Keywords

Kazakh Passive Constructions, Chinese Passive Sentences,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Corresponding Expression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被动结构作为一种重要的语法结构，在各类语言中都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然而，不同语言之间在被动句的构成、语义特征和使用频率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本文将以汉语和哈萨克语为例，对比分析两种语言被动结构的异同，并探讨其对应表达方式。汉哈两种语言分属不同的语言类型，汉语是汉藏语系分析型语言，语序和虚词主导，哈萨克语是阿尔泰语系黏着型语言，这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和表达方式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被动结构的构成和使用更是体现了两种语言各自的特色。

汉语被动句的研究历史悠久，早期学者如黎锦熙、王力、朱德熙和吕叔湘等，在其语法著作中都对被动句进行了初步的探讨。随着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开始对被动句进行更加系统化的研究，涌现出一系列专门针对被动句的学术著作，例如，王还的《“把”字句和“被”字句》(1984)、李珊的《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1994)、周宝宽的《现代汉语被动句研究》(1996)以及曹道根的《现代汉语被动式原则与参数模型》(2009)等。这些著作从不同的角度对汉语被动句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包括被动句的分类、结构、语义特征、语用功能等方面。其中，李珊的《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1994)对“被”字句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从名称、分类、性质、作用、结构、意义和功能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对当时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后续的被动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代汉语被动句的标记词的研究出现较早，最早可追溯到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其拉开了研究现代汉语被动句的序幕。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被”是典型的被动标记词，对此不存在争议。此外，大多数学者也普遍赞同“叫(教、交)、让、给、由”也是被动标记词。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汉语被动句进行了分类，其中以“是否有被动标记”和“施事或受事是否出现”为主要分类标准。本文主要采用前者分类方式。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张定京《现代哈萨克语实用语法》(2004)对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句法结构和语义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并分析了被动词尾的构成和用

法。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语用功能和使用条件。杨洪建《汉语“是”字句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2011)提出,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形态化特征使学生倾向于依赖动词后缀而非虚词标记。教学中需通过对比分析强化汉哈被动结构的认知差异,例如利用“语义角色图”明确施事、受事的句法位置。哈萨克语被动结构多用于客观叙述,较少隐含消极语义,而汉语“被”字句在传统语境中常带有“遭受”义(如“被批评”)。成燕燕的《汉语与哈萨克语被动句类型学比较》(2008)在“把”字句研究中提出,汉语句式的深层语义关系需结合语境分析,这对被动句的语义功能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例如,汉语隐性被动句(如“会议开始了。”)在哈萨克语中需显性标记,导致翻译时出现结构不对等。此外,成燕燕建议结合语料库技术,构建汉哈被动句对比数据库,以量化偏误频率并设计针对性练习。

本文将基于现有文献,从被动句概念类型、异同点和两种语言对应表达方法三个方面,对汉哈语被动句进行探析,以期更深入地理解两种语言被动句的异同。

2. 汉语被动句概述

2.1. 汉语被动句的定义

汉语被动句的界定标准在学界存在不同理论取向,主要体现为三种研究路径:其一,基于施受关系的语义标准。王力将被动式定义为“叙述词所表示的行为为主位所遭受者”,强调主语作为受事者的语义角色,如“你被他打了”中“打”的行为施于主语“你”。此观点在北大编《现代汉语》(1993)中得以延续,《现代汉语》(1993)认为:“主语对谓语来说有些主语是受事。汉语中主语是受事的句子(简称‘受事主语’)就是被动句。”[1]其认为受事主语句需满足“主语所指确定”和“谓语结构复杂化”两大特征。其二,聚焦形式标记的句法标准。饶长溶认为:“‘被’字句是指以介词‘被’为标记的一种句子。介词不能单独成句,带了宾语也不能成句,还必须后有动词性谓语才成句”。邢福义阐述“‘被’字句式也叫‘被’字句是以被为字眼标记的句式”。他们强调“被”字句的核心在于“被”作为显性句法标记,其句法结构具有强制组合性,即“被 + NP + VP”构成完整句法框架。其三,主张语义-句法互证的综合标准。胡裕树《试论句子类型的研究》(1995)提出被动句需同时满足“介词引进施事”的句法要件与“主语确认为受事”的语义要件[2]。黄伯荣、廖序东进一步指出“被”字句的本质在于通过句法标记强化受事主语的被动性。

本文认为,被动结构的本质功能在于突显受事主语的被动语义属性,因此语义标准应作为基础性判定依据。但若单一依赖语义标准,可能模糊主动句与被动句的边界,如“杯子打破了”这类无标记被动句即存在歧解空间。鉴于此,需辅以句法特征作为形式验证:在标记型被动句中,“被”字介引的施事成分构成状语,其与核心动词构成的“被 + X + VP”结构具有句法强制性,这种显性标记系统为被动句的识别提供了形式化支撑。语义与句法的双重验证机制,既可规避单一标准的理论偏颇,又能有效区分不同层级的被动表达。

语言中的被动现象有两个可供观察的角度:其一,是从形式看被动。比如:英语的被动句以 be V-ed 为形式标记。而汉语的被动句最典型的是以“被、叫、让”等字眼作为形式标记;其二是从意义看被动从意义出发看被动时会发现有些句子蕴涵被动意义,却不一定有被动的形式标记,而有些句子被动的意义和形式兼备[3]。

OV 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语序手段,被动标记是汉语表达被动的词汇手段,两者都是汉语表达被动的句法手段。OV 语序可以独立表达被动,被动标记必须与 OV 语序叠加使用,OV 语序是汉语表达被动的的基本手段。被动标记的句法作用是区分施受论元,语义作用是表达“不如意”的主观情绪。汉藏语系中的多种 SVO 型语言中的被动标记都同时具有区分论元的作用和主观化作用。语序是一种重要的语法手段,不同语序表达的意义一定有区别[4]。

2.2. 汉语被动句的分类

汉语作为一种分析语，缺乏形态变化，主要通过词汇和句法手段表达语法意义。被动意义的表达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既有明确的被动标记，也有隐性的表达方式。被动句的表达方式不同，其语义理解也有所区别。有被动标记的句子语义较为明确，而意念被动句则需要依赖语境和语义进行推断。基于句法结构和语义表达的特点，本文将被动句分为有被动标记的句子(“被”字句)，无被动标记的句子(意念被动句)，标记可有可无的句子。

2.2.1. 有被动标记的句子(“被”字句)

句子中明确使用了“被”等被动标记，清晰地表明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为有被动标记的句子(“被”字句)；被动标记还有：受、遭、让、叫、由、给、得到、受到、遭到、为……所、被……所等，例如：

- ① 他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心情格外愉悦。
- ② 被现实所迫，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 ③ 她遭到了抢劫，损失了不少财物。
- ④ 他的善良为人所称赞，大家都愿意与他交朋友。
- ⑤ 他让突如其来大雨淋湿了全身，显得有些狼狈。

可以发现用于标记被动句式中的谓语动词有的可以带无生命名词作宾语有的可以带有生命名词作宾语，也就是说，由它们构成的受事主语句中有生命的受事主语和无生命的受事主语同时存在[5]。

2.2.2. 无被动标记的句子(意念被动句)

句子中没有明显的被动标记，但通过语境和语义可以推断出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的句子是无被动标记句(意念被动句)，例如：

- ① 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小镇。
- ② 你喜欢的那件裙子已经卖了。
- ③ 饭做好了，可以吃了。
- ④ 食物放久了，已经变质不能吃了。
- ⑤ 河流改道，农田受到了影响。

无标志被动句式中的动词大都可以加一些补充性或是修饰性的成分，这些成分可以由副词充当，有时也加“了”表示一种结果或是状态[6]。

2.2.3. 标记可有可无的句子

句子中被动标记的使用是可选的，既有使用被动标记的表达方式，也有省略被动标记的表达方式，两者在语义上基本相同的句子为标记可有可无句。

- ① 使用被动标记：这件衣服被洗过多次，颜色都变得暗淡了。
省略被动标记：这件衣服洗过多次，颜色都变得暗淡了。
- ② 使用被动标记：饭菜被吃光了。
省略被动标记：饭菜吃光了。
- ③ 使用被动标记：这本书被翻译得很好，保留了原著的韵味。
省略被动标记：这本书翻译得很好，保留了原著的韵味。
- ④ 使用被动标记：这本书被他翻阅了很多遍。
省略被动标记：这本书他翻阅了很多遍。

⑤ 使用被动标记：这首歌被传唱得很广，几乎人人都会唱。

省略被动标记：这首歌传唱得很广，几乎人人都会唱。

上述现象表明，汉语被动表达并非始终依赖显性标记。然而，关于汉语被动句的界定，学界存在不同观点。狭义观认为，汉语被动句必须有语法标志；但事实上，若小句仅有一个客体参与者，该客体自然可以充当主语，无需特殊标记。狭义观受到形态语态观的影响，忽视了汉语自身特点，限制了被动句的范围，与语言事实不尽相符。广义观则将所有受事主语句等同为被动句，仅从小句动词局部判断受事性质，未考虑小句整体意义，忽略了一部分受事主语句并非真正意义上受事作主语的情况，因此广义观下的被动句范畴过于笼统[7]。

因此笔者认为，界定汉语被动句及相关现象时，应结合语义与语境进行综合考察，重点是判断主语所表征的参与者角色是否具有客体性质。

3.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

3.1.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概念

在哈萨克语中，被动结构是一种重要的句法结构类型，它通过特定的形态变化将句子主语所代表的人或事物置于动作行为的承受者(即客体)的位置。这种句式不仅能够突出动作的承受者，而且能够在叙述中保持对主题的持续关注，从而在语言表达上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视角。被动句的主语，即动作行为的承受者，通常是那些在句子中经历变化或受到影响的人或事物。这种结构在描述事件时，将焦点从动作的执行者转移到了动作的接受者，从而使得句子更加侧重于描述动作的结果和影响，而非动作本身的过程。哈萨克语的被动结构常常由被动态表达，在哈萨克语中，“态”是一个语法范畴，而且这个语法范畴是动词所具有的。在哈萨克语中，动词态表示行为动作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及主体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在哈萨克语中，这些关系常常在动词的态中表示，因此态是主体与行为的关系。在哈萨克语中，将语态被分为五种类型，即主动语态、被动语态、反身语态、致使语态和普通语态。哈萨克语中“被动范畴”是指动作的主体不出现，即常常主语是行为动作的承受者[8]。

3.2.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构成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基本结构公式：受事主语 + (施事成分) + 被动动词(时态/否定) + 其他成分

受事主语位于句首，被动结构的主语是动作的承受者，通常为无生命或抽象事物。少部分情况下可以是有生命事物，(如：emtijxannan oṭpegen oqawǵalar klas dʒetekʃisi dʒaxənan səndaldə. 挂科的学生被班主任批评了一顿。)

被动动词由动词词干 + 被动后缀 + 时态/人称后缀构成，被动词尾-(ə)l 或-(ə)n，词尾-(ə)l 分布情况为{动干-(ə)l-体 - 肯定否定 - 时/式 - 人称 - 数}，-(ə)l 有三个变体，即-(ə)l/-il/-l，前二者变体缀接在辅音结尾的词干上，后一变体缀接在元音结尾的词干上[9]。(如：kōr-(看)—kōr- + -il—kōril-(被看到)，ajt-(说)—ajt- + -əl—ajtəl-(被说)，madaqta-(表扬)—madaqta- + -l—madaqta(被表扬)等)；词尾-(ə)n 分布情况为{以-l(A)结尾的动干-(ə)n-体 - 肯定否定 - 时/式 - 人称 - 数}，-(ə)n 有三个变体，即-ən/-in/-n，分别缀接在以-l/la/le 结尾的动词词干上[9]。(如：qala-(砌造)—qala- + -n—qalan-(被砌造)，dʒuw-(洗)—dʒuw- + -ən—dʒuwən-(被洗)，bōl-(分)—bōl- + -in—bōlin(被分))。另外有-lin 附加成分缀接在个别动词词干上，表达被动意义，这种附加成分的缀接范围很小，普适性较差，只能认为它是一种构词性质的词缀，而不是语法变化。(如：dʒe-(吃)—dʒe- + lin—dʒelin(被吃))

受事主语被动句中一般不出现动作行为的主体(施事)，为强调施事者的主动性可选择用{受事主语 +

施事主体 $\text{d}\text{z}\text{a}\text{k}\text{a}\text{n}\text{an}$ (tarabənan) + 被动态动词谓语}的方式引出施事者[9]。也可以采用后置词“arqələ”或助格(工具格)“-Men”或从格“-NAn”。(如: bul dynije dzyzilik rekord dzyngoləqtar dzakənan buzəldə. 这项世界纪录被中国人打破了。)

时态变化的形式有过去时, 现在时, 将来时; 过去时通过被动后缀 + -də/-di (tamaq dajəndaldə. 食物被准备好了。)现在时通过被动后缀 + -adə/-edi (mæsele talqəlanadə. 问题正在被讨论。)将来时通过被动后缀 + -aq/eq (dzaŋa mektep salənadə. 新学校将被建立。)

否定形式通过动词词干 + 否定词缀(-ma/-me/-ba/-be) + 被动后缀 + 时态后缀(门还没开。esik aɟələmadə。)

3.3.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句法特征

(1) 哈萨克语为“SOV”型语言, 被动关系通过动词的被动态标记标示, 这些标记是必备的。例如, 动词词干添加“-əl/-il/-l”、“-ən/-in/-n”等词尾来表示被动意义。例如:

① men madaqtaldəm.

我被表扬了。

② tereze aɟəldə.

窗户打开了。

③ awəl suw tasqənəmen ɟəldə.

村子被洪水冲了。

(2) 被动结构的主语(受事者)是动作的承受者, 通常为无生命物体或抽象概念, 且需位于句首。

① baɟɟadəkə gylde ɟte dzaqsə qorɟaladə.

公园里的花被保护得很好。

② qala ortaləkəndəkə ortaq jgiliktenetin dzeke aftomobijl keŋinen qoldanəldə.

市中心的共享单车被广泛使用。

③ ɟəjrahanadəkə nawqastarɟa den qoɟa qarajlastə.

医院里的病人被细心照料着。

(3) 句法结构上被动关系通过动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示, 逻辑上的客体会成为语法上的主体, 而逻辑上的主语成为行为动作的承受者。

① dzoɟalɟan kilt ol dzaəkənan tabəldə.

丢失的钥匙被他找到了。

逻辑宾语“kilt(钥匙)”变成语法主语, 逻辑主语“ol(他)”成为动作的承受者, 通过动词后缀加被动词缀表示被动关系

② kijnohanəɟa baratən dzoɟol keŋejtildi.

去电影院的路被拓宽了。

“kijnohanəɟa baratən dzoɟol(去电影院的路)”是逻辑上的宾语, 作为句子中的语法主语; keŋejtildi(被拓宽了)是动词“keŋejt-(拓宽)”的被动形式。

(4) 动作执行者的表达通常省略, 若需强调, 则用以下方式。

但是在哈萨克语中, 在句中出现动作行为的主体时, 句子很少以被动结构的形式出现。汉语中的很

多被动句在哈萨克语中与相应的主动句对应，只不过哈萨克语主动句中客体的位置仍在句首。

① qonaqı mäselesin praktjkant dżetekfi muřalim kemeldi jeřiti.

住宿问题被实习带队老师完美解决了。

② dżařa texnologija řalömdar dżařönan äzirlendi.

新技术被科学家们研发出来了。

5. 被动动词的否定形式需在被动后缀前加否定词缀(-ma/-me -ba/-be pa/pe)

① bul kireberis äzir qoldanölmajda.

此入口暂停开放使用。

② tamaq dajöndälmäde.

饭还没做好。

③ dżařa önim äli körsetilmedi.

新产品目前未被展示。

4. 汉语被动句在哈萨克语中的表现形式

4.1. 有标记被动句的哈译

(1) 在翻译汉语有标记被动句至哈萨克语时，为顺应哈萨克语语言结构，当施事与受事均需显明时，应将施事译为主语、受事译为宾语，并采用主动语态。若旨在强调受事，则可将其作为宾语处理，同时保持谓语动词的主动形式，以提升语句的自然流畅性。如：

① 汉：这本书被他借走了。

哈：ol bul kitaptı qarözka alöp ketti. (他借走了这本书。)

② 这则新闻被市民广泛讨论。

哈：qala turkändarö bul xabardö keřinen talqöladö. (市民广泛讨论这则新闻。)

(2) 在汉语的有标记被动句构造中，受主体性因素的作用，当动词后的宾语为动词形式时，将其翻译为哈萨克语时更倾向于使用被动句式。

① 他被鼓励唱歌。

哈：ol äen äjtöwka řaböttändörlöde.

② 居民们被劝导减少夜间外出。

哈：turkändar tynde särtqa řököwdö azajtöwka näsijxattaldö.

(3) 在汉语的有标记被动句构造中，当句子仅凸显受事而无需明确施事者时，相应的在哈萨克语翻译实践中，谓语动词将被转换成被动语态。

① 这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已经被下载了数万次。

哈：bul mařazdö řölmöj zerttew nätijdžesi neře on mөň ret tysirildi.

② 墙上的画被取下来了。

哈：qaböřkadakö sywretti alöp tastadö.

(4) 在汉语有标记的被动句中，当介词后跟有宾语时，即出现施事时，这种句子可以在哈萨克语中转换为被动结构，这时是为了强调主语(受事)，但根据具体情况和语境的不同，它们有时也可以被翻译成哈萨克语的主动句式，这时是为了强调施事。如：

① 经过一番激烈的探讨，她的意见被教授们一致通过了。(翻译成主动句)

哈: qəjan-keski talqə arqələ prəfessərlar pikirin bir awəzdan maquldada.

② 他的论文被学术期刊发表了。(翻译成被动句)

哈: onəŋ maqalasə kəlməj dʒurnaldarda dʒarijalanda.

(5) 在汉语被动句中“被”后的成分不是一种语义成分，而是多种语义成分，它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工具，也可以是动作的因由。^[10]而译成哈萨克语时，为了按照哈萨克语的表达习惯，表示以某种工具、方式或手段进行行为动作的意思可以采用后置词“arqələ”或助格(工具格)“-Men”或从格“-NAn”。因此在译文中我们可以用后置一词“arqələ”或助格(工具格)“-Men”或从格“-NAn”来指出进行动作行为的工具、方式或手段，谓动词可以采用主动语态形式。例如：

① 小猫被突如其来的雷声惊到了。

哈: mäsəq tosənnan kelgen nadʒakaj dawəsənan fəfəp ketti.

② 羊肉已经被奶奶用大锅炖好了。

哈: ədʒe m qəj etin tajqazanmen bəqtərdə.

③ 信件被邮递员骑马送来了。

哈: xattə poʃtalijon at arqələ tasəp əkeldi. 或 xattə poʃtalijon atpen əkeldi.

(6) 在有标记被动句中，受事(多是主语)不是动作行为的直接进行者，而是进行某动作行为的指使者，即施事是主语指使别人进行的“被”字句^[10]。为了顺应哈萨克语的语法特征，句子的谓动词应转换为使动形式。

① 他头发被剪了。

哈: ol ʃafin aldərdə.

② 我最近身体不适，在医院被医生做了全面检查。

哈: dʒuwəqtan beri densawləkəm dʒajsizdanəp, ʃijpaxanaxa barəp ʃijpagerge tekserttim.

(7) 在进行汉语被动句向哈萨克语的转换时，为了保持语义的精确性并贴合哈萨克语的表述习性，翻译实践中常采用能动态来进行相应的翻译处理。

① 这个漂亮的玻璃杯叫他打碎了，真是可惜了。

哈: bul ədemi əjneq stakandəol ʃakəp tastadə, øte økiniʃti.

② 书被他撕破了。

哈: ol kitapti dʒərtəp tastadə.

4.2. 无标记被动句的哈译

(1) 在将汉语无标记被动句翻译为哈萨克语的过程中，可采用主动态进行翻译，若汉语句子中明确了受事又提及了施事，则在哈萨克语翻译中，可以保持原句的主语不变，并使用主动语态的谓动词来表达。

① 晾在毡房外的馕叫乌鸦叼走了。

哈: kijiz yjdiŋ sərtəna asəp qəjʒan nandə qarxa aləp ketti

② 馕烤好了，快来吃吧。

哈: nan pəsəp boldə, tez aləp dʒe.

(2) 在汉语中,当谓语动词表示的是有意识的行为,且主语是这一行为的承受者时,构成的无标记被动句,在翻译成哈萨克语时,如果句子中没有宾语,那么原本的汉语主语在哈萨克语中仍然可以作为主语使用,而谓语动词则可以采用被动语态[10]。

① 奶茶煮好了,快趁热喝吧。

哈: qajmaq faj dajəndaldə, tez əstəqtaj ifip aləhəz.

② 马奶已经发酵好了。

哈: qəməz afəp boldə.

5.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在汉语中的表现形式

5.1. 译为有标记被动句

(1) “被”字句

① onəh qəzə mektepkə qabəldandə.

汉: 他女儿被学校录取了,

② bul ən xaləq arasənda keñinen taraldə.

汉: 这首歌在民间被广泛传唱。

(2) 译为“让/叫/给”字句

① ol meni aldap ketti.

汉: 我叫他给骗了。

② kilemdi qonaqtar mədžəp kirletti.

汉: 地毯叫客人踩脏了。

5.2. 译为无标记被动句

(1) 受事主语句

① bawərsaq pisirildi.

汉: 包尔萨克炸好了。

② qoƣqar sojəldə.

汉: 公羊宰杀完毕。

(2) 处置句,一般句中有施事者(“把”字句转换)

① qəməz fejem dʒakənan syzilip boldə.

汉: 妈妈把马奶子过滤好了。

② as yj əpekem dʒakənan tazalanəp boldə.

汉: 姐姐把厨房打扫干净了。

5.3. 译为特殊句式

(1) “由……来”

① tuwəstar arasəndaəwə daw-far awlettegi ylkender arqələ fejildi.

汉: 亲戚间的纠纷由家族长辈来解决。

② qəstaq isteri qəstaq bastəwə dʒaʁanan basqarəldə.

汉：村务会由村长主持。

(2) “是……的” (强调施事者)

① kijiz yj naʁafə aʁamdar aʁqələ kəterildi.

汉：毡房是舅舅们搭建的。

② bul oquwlaq yrimdʒidegi oqəməstəlar aʁqələ dʒazəldə.

汉：这本教材是乌鲁木齐的学者团队编写的。

5.4. 语义被动表达

(1) 动词自带被动义

① kəʃ bastaldə.

汉：转场开始了。

② kərmə aʃəldə.

汉：展览开幕了。

(2) “遭受”类表达

① egin quwaŋʃələq aʁatəna uʃəradə.

汉：庄稼遭受了旱灾。

② dʒəjlawdaxə bulaq suwə tartəldə.

汉：夏牧场的泉水遭遇了断流。

6. 汉语和哈萨克语被动态异同比较

6.1. 相同点

(1) 汉、哈语被动结构一般都是主语表示行为动作的受事，主语与谓语之间是受事与行为动作之间的关系。

(2) 在汉、哈语被动结构中，施事结合一定的形态变化或辅助词在句中做次要成分，即充当状语[11]。

(3) 施事者可省略，也可通过特定标记引出。

6.2. 不同点

(1) 哈萨克语的被动结构主要依赖于动词的形态变化，以此来表达被动语态。这种形态变化是哈萨克语中表示被动关系的关键手段。汉语中的被动句往往不依赖于显性的语法标记，而是通过上下文和语义内涵来暗示被动意义。此外，汉语虽然也采用一些词汇手段来构建被动句，但这种情况在汉语的使用中相对较少，且通常不如形态变化在哈萨克语中的使用那么普遍。因此，笔者认为，哈萨克语和汉语在被动结构上体现的不同的语言特点，分别体现了两种语言形态驱动和意念驱动的表达策略。

(2) 语序

汉语的语序通常是主语 + 被动标记 + 施事(如果有的话) + 谓语。例如：“他被老师批评了。”哈萨克语的语序则可能是主语 + 谓语 - 被动标记。例如：ol muʁaləm dʒaʁənan səndəldə. (他被老师批评了)

(3) 在哈萨克语的语法构造中，被动结构的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互动始终建立在受事与行为动作的关系之上。与此同时，在汉语的语法体系中，虽然绝大多数被动句同样体现了这种受事与行为动作的

关系,但存在不到 5%的例外情况。在这些例外情形中,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的连接并不直接反映受事与行为动作的互动,从而展示了汉语被动句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如:

① 这个房间被用作会议室。

在这个句子中,“房间”和“用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行为动作与受事的关系。这里的“用作”是一个非行为动词,表示的是房间的功能或用途,而不是一个直接作用于“房间”的动作。

② 孩子被妈妈逼着练钢琴。

在这个句子中,主语“孩子”是“练钢琴”的施事者,实际上是主语是动作的发出者,但被强制接受某种状态。

(4) 哈萨克语与汉语在语法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体现在两种语言对被动意义的表达方式上。在哈萨克语中,被动语义通常通过明确的被动语态结构来实现,而汉语在传达相同语义时,则倾向于使用主动语态形式。此外,对于哈萨克语中采用被动语态构建的句子,汉语对应表达往往采取隐性被动句式,亦即不借助特定的语法标记来指示被动性。这种语言使用习惯上的差异,反映了不同语言类型和民族文化在语言表达上的独特性。

(5) 在哈萨克语被动结构中“*ǵaǵan* (*tarabanan*)”前面的词语必定是施事,在汉语被动结构中“被”后面的成分可以是多种语义成分,可以是施事,也可以是发生动作的原因等。

① *bul kitap oqawǵılar ǵaǵan ǵoǵarǵa baǵalanda.*

这本书被读者高度评价。

② *keńseniń esigi muǵalǵm ǵaǵan qulǵptaldǵ.*

办公室的门被老师锁了。

在这两个哈萨克语的句子中 *ǵaǵan* 前面的“*at* (马)”和“*muǵalǵm* (老师)”都是施事者

① 我被雨淋湿了。

在这个汉语句子里,“被”后面的“雨”不是施事,而是动作发生的原因。这里没有明确的施事者,而是描述了受事(我)因为某种原因(雨)而处于某种状态(淋湿)

② 我被逼无奈做出了选择。

在这个汉语句子里,“被”后面的“无奈”描述的是一种情况或状态,而不是施事。这里“被”引导的成分表达了迫使受事(我)做出选择的原因或情境。

(6) 在汉语的被动句,谓语动词之后可以出现宾语;而在哈萨克语的被动句中,谓语动词之后决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宾语。因为在汉语中主语可以是间接受事或受害者,而在哈萨克语中,原宾语必须提升为主语。{原宾语→主语(主格)+ 施事 + 被动动词}如:

在汉语中谓语动词后可出现宾语:

① 他被老师没收了手机。

② 他被学校授予了最高奖学金。

在哈萨克语中动词后不可带宾语:

① *yzdik professor oqaw-aǵartw mijnijstirligi ǵaǵan kywalik tarataldǵ.*

优秀教师被教育部颁发了证书。

② *ǰarəsqa qatənasqan maqalalar mamandar ǰarənan baǰalandə.*

参赛论文被评审专家们评审。

(7) 汉语被动句中，谓语动词之后往往需要附加时态或情态的后缀，如“着”、“了”、“过”，或是结合补语使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哈萨克语的被动结构并不要求动词后必须有此类后附成分，其语义完整性的实现依赖于动词的形态变化本身。如：

- ① 那封信被他寄出去了。(表示完成体)
- ② 实验数据正被研究人员反复验算着。(表示进行体)
- ③ 我家防盗门被小偷撬开过。(表示经历体)
- ④ 流浪猫被小孩赶出去了。(“出去”做趋向补语)

从这四句汉语被动句中，我们可以看出汉语这种分析型语言的时体标记趋向于独立成分。

- ① *ǰelgi xat ol ǰarənan ǰiberildi.*
- ② *tǰǰirijbe sandə məlimetteri zerttewǰiler ǰarənan qajta-qajta tekseriliwde.*
- ③ *bizdiñ yjdiñ urədan saqtanəw esigi urə ǰarənan ǰarəldə.*
- ④ *sergeldeñ mäsəq bala ǰarənan quwalandə boldə.*

从这四句哈萨克语被动结构中，我们也能发现哈萨克语时通过动词词缀整合时体信息，更倾向于将时体信息融合进动词形态。

(8) 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使用频率远远高于汉语。汉语中使用被动句的频率相对较低，通常在不知道施事或者强调受事时使用。哈萨克语中使用被动结构的情况可能更为常见，语言习惯上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被动结构来表达某些情境。

7. 结语

本文从比较语言学、语义学与语用学视角出发，系统对比分析了汉语被动句与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句法特征、语义关系及使用条件，并通过实例考察了二者的对应表达策略。

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汉哈两种语言被动结构的主语均为动作的承受者，施事通常充当状语，可省略或通过特定标记引出。二者在被动态上的差异集中体现为：哈萨克语被动句依赖动词形态变化(后缀 *-(ǰ)l/-ǰ)n* 等)表达被动意义，而汉语被动句更多依靠语序、虚词及语境暗示。语序方面，汉语被动句为“主语 + 被动标记 + 施事 + 谓语”，哈萨克语被动结构为“主语 + 谓语 + 被动标记”。语义关系上，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主语与谓语动词之间始终为受事与行为动作的关系，而汉语存在少量例外(如“这个房间被用作会议室”)。使用频率方面，哈萨克语被动结构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汉语。

在施事表达上，哈萨克语“*ǰarənan (tarəbənən)*”前的词语必定是施事，汉语“被”后的成分可以是施事、原因或状态。汉语被动句谓语动词后可以带宾语，哈萨克语被动结构谓语动词后不能带宾语。汉语被动句谓语动词后常附加时体标记(“着、了、过”)或补语，哈萨克语被动结构则通过动词形态变化整合时体信息。

在对应表达策略上，汉语被动句译为哈萨克语时：有标记被动句可根据强调重点译为主动句或被动句，施事者可用后置词“*arqələ*”、工具格“-*Men*”或从格“-*NAn*”引出，主语为动作指挥者时谓语动词使用使动形式；无标记被动句可译为主动句或被动句。哈萨克语被动句译为汉语时：可译为“被”字句、“让/叫/给”字句、无标记被动句，或“由……来”“是……的”等特殊句式；部分动词自带被动义，可译为汉语动词或“遭受”类表达。

以上结论揭示了汉语与哈萨克语在被动范畴上的类型学差异及其在翻译实践中的对应规律, 可为汉哈语言对比研究及双语教学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梁东汉. 现代汉语的被动式[J]. 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1960, 3(2): 65-80.
- [2] 胡裕树. 试论句子类型的研究[J]. 汉语学习, 1995(5): 55-57.
- [3] 游舒. 现代汉语被字句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武汉: 武汉大学, 2005.
- [4] 王艳, 储泽祥. 汉语表达被动的语序手段和词汇手段[J]. 汉语学习, 2025(3): 45-53.
- [5] 吴慧平. 现代汉语被动句式中的动词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0.
- [6] 成燕燕. 汉语与哈萨克语被动句类型学比较[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82-86.
- [7] 何伟, 张晶. 系统功能视角下的现代汉语被动句[J]. 当代修辞学, 2025(4): 1-12.
- [8] 梁馨月, 迪亚尔别克·阿力马洪. 汉语“被动范畴”在哈萨克语中的对应表达及学习对策[J]. 语言与文化研究, 2025, 33(2): 92-95.
- [9] 张定京. 现代哈萨克语实用语法[M].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4.
- [10] 黄静. 浅析汉语被动句在维吾尔语中的翻译[D]: [硕士学位论文]. 乌鲁木齐: 新疆师范大学, 2013.
- [11] 阿依提拉·乌斯曼江. 维、汉语被动句对比浅析[J]. 青年作家(中外文艺版), 2011(1): 36, 67.